

何谓「诛心」？诛心者，察心之意也。
站在你的面前，不用说话，就能看穿你的思想你的用心。
可怕吗？这个美人真是可怕！

倾城
红袖

美人诛心

上
孤铎

MEIREN
ZHUOXIN

孤铎◎著

美人诛心

孤铎◎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人诛心/孤钵著.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 - 7 - 5385 - 5220 - 1

I. ①美… II. ①孤…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1147 号

美人诛心(上、下)

出 版 人 李文学
出版统筹 刘 刚 师晓晖
特约策划 侯 开 戚兆磊
特约监制 李国靖
责任编辑 于德北
文字编辑 孙红彦 刘红梅
装帧设计 姚姚工作室

出 版 者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0431 - 8564062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开 本 16
字 数 44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385 - 5220 - 1
定 价 49.80 元(全 2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子		001
第一章 芙蓉面，酒做媒		003
第二章 宿月斋，打胎药		009
第三章 长安城，大冢宰		016
第四章 秋风缠，把酒欢		025
第五章 长安外，智寻凶		032
第六章 梦破碎，血飞溅		041
第七章 锁深宫，恨难平		051
第八章 美少年，花绰绰		059
第九章 菊花台，雁飞舞		066
第十章 遭诬陷，麝香局		076
第十一章 对手戏，找真凶		082
第十二章 审药方，笑浅浅		088
第十三章 局中局，情难为		095
第十四章 语喁喁，暂休兵		103
第十五章 茹公子，促织戏		109
第十六章 叔嫂间，生羁绊		119

第十七章 法界宫，青丝剪.....	126
第十八章 夜深深，深几许.....	134
第十九章 弃约定，终失望.....	142
第二十章 卧云端，共余晖.....	151
第二十一章 猜不透，天子媒.....	163
第二十二章 花间笑，心机藏.....	170
第二十三章 月下约，引入瓮.....	182
第二十四章 逃不脱，诛心狱.....	190
第二十五章 榻上人，满室春.....	198
第二十六章 摆家宴，舫中戏.....	207
第二十七章 猫捉鼠，属错情.....	217
第二十八章 烛光里，长寿面.....	224
第二十九章 巧相遇，半边符.....	232
第三十章 洗芙蓉，一池水.....	240
第三十一章 镜中影，一双人.....	248
第三十二章 设伏击，前功弃.....	258
第三十三章 大雉仪，饮鸩酒.....	271
第三十四章 西洲曲，梦悠悠.....	279
第三十五章 绿芜苑，藏真身.....	290

第三十六章 难取舍，	家国情·····	299
第三十七章 夕阳落，	斩断袍·····	308
第三十八章 别长安，	共长天·····	318
第三十九章 定盟约，	金虎跃·····	327
第四十章 红衣楼，	万源源·····	333
第四十一章 诛心术，	失复得·····	339
第四十二章 猜一猜，	生死赌·····	348
第四十三章 艳名播，	幽兰生·····	357
第四十四章 太平寨，	彩云飞·····	369
第四十五章 辩群雄，	假凤凰·····	378
第四十六章 飞冲天，	鸣惊人·····	387
第四十七章 此良木，	不可栖·····	396
第四十八章 小溪畔，	生死共·····	404
第四十九章 今朝醉，	明日愁·····	412
第五十章 伏牛山，	临川王·····	421
第五十一章 行路难，	履薄冰·····	427
第五十二章 遭怀疑，	险对峙·····	436
第五十三章 遇故人，	风云涌·····	443

第五十四章 繁星下，吐真心·····	451
第五十五章 愿白首，不分离·····	460
第五十六章 昙花谢，梦一场·····	470
第五十七章 剪不断，红颜乱·····	478
第五十八章 亲见证，天作合·····	485
第五十九章 举义旗，诛逆贼·····	495
第六十章 共一骑，下江南·····	504
第六十一章 春宵苦，珠胎结·····	514
第六十二章 铸银锁，锁不住·····	521
第六十三章 噬心恨，缚一生·····	532
第六十四章 筑高台，等卿来·····	540
第六十五章 硝烟漫，难追随·····	550
第六十六章 夕阳血，城楼陨·····	556
第六十七章 忍别离，梦佳期·····	567
番外一 愿得一心人，求不得·····	577
第六十八章 道珍重，别生死·····	582
番外二 为伊消得人憔悴，悔当初·····	589
番外三 我欲与君相知，永不绝·····	594
番外四 此恨无计可消除，痛一生·····	598



2010年8月18日星期日，坐在由华盛顿飞往北京的波音777头等舱里，我的右手食指正搭在我左手的脉搏上。

左手腕有着轻微的刺痛感，紧跟着，整齐有序的律动传入我的大脑，我紧闭着双目，意识告诉我，此时我的心跳平均每分钟73次，皮肤电阻1200欧，皮电、皮温都处于正常范围。

“小姐，你是北京人吗？”可能是旅途太无聊，离我不远的一个美国佬侧头同我搭讪。

“NO.”我心里有事，不大乐意答理他。

美国佬继续问：“那你的是哪里的？我对中国还挺熟的。”他示好地笑了笑，还用蹩脚的中文说了几个城市名。

“武……”话还没说出口，我灵机一动，随便扯了个谎，“西安。”

美国佬对于我半路改调的回答有些悻悻地笑，我赧然地转过头去，闭上眼假寐。就在我的食指重新搭上脉搏时，大脑里一阵兴奋，犹如警铃大作，我分明感觉到，我的心跳变快，皮肤电阻、皮温都已经超出了我所设定的基线范围。

撒谎，我的身体开始清楚地回应我，我刚才撒谎了！

我轻抚着食指，对老美科学家的钦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没想到这个小东西还真的这么有用！

闭上眼，Dr. Castilho的声音依旧回荡在耳边，“即将给你装上的是我们新研发并准备投入使用的微型测谎仪，你的食指会植入一块非晶薄膜芯片传感器，只要触碰到颈部或手腕处的浅表动脉搏动，就可以把心率、皮电和皮温数据传入大脑。当

人在说谎时，情绪会产生波动，肾上腺素会分泌过多，造成心跳加速，血压上升，肌肉颤抖，皮肤电阻增大，这些数据都会清晰地传入你的大脑。所以，只要你握住对方的手腕，就能清楚地知道对方是否在说谎——因为人的身体是没办法撒谎的。”

他们开发的这款微型测谎仪，已经通过了动物实验，而我作为他们招募的首批临床试验志愿者之一，在刚开始被植入这么个小东西时，的确有些心怀忐忑。

这样一个高科技产物，自然是让人惊叹。但我真正被吸引的，是他们给出的有偿奖励。作为由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直接负责的微型测谎仪研究项目，在对待临床试验者这件事上，很是大方。临床试验者可以享有绿卡，根据学历安排在美的就业。

尽管在试验之前，科学家们还会象征性地说一下，这种技术虽然被认为无毒，但不排除对人体会有一些潜在的威胁。然而，如此优厚的条件，还是会让许多为绿卡奋斗的亚洲男女前来应征。

我原本是没有机会的，但在我搞定了负责筛选报名者的一个四十岁的老美后，便顺利晋级，成为他们招募的第一批亚洲人种临床试验者之一。潜在威胁？呵，见鬼去吧！这年头，潜在的威胁多了去了，根本不差这一个。

现在，我就是以改签的名义，从华盛顿飞往北京。全程旅费也由美国国防部报销。

我满足地靠在椅子上，只觉得这头等舱坐起来果然是格外舒服，连座椅的弹性都这么好。

闭上眼，这二十二年来艰辛一齐涌入了我的脑中，从偏远山村走进大城市，从中国的大城市远渡重洋到了美国，每一步都走得无比艰难。以我的出身，今天能躺在这头等舱里，不知道比别人多付出了多少，才能换来。

还好，功夫不负有心人，老天爷待我还算不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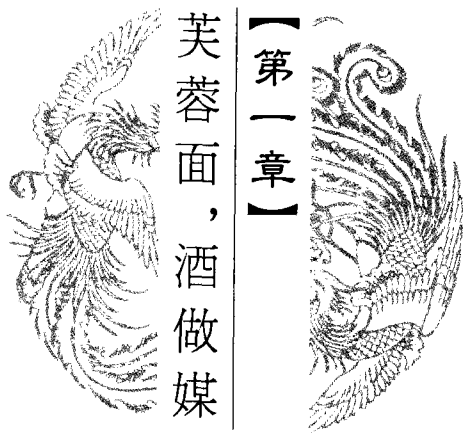
想着成为美国公民的日子也许指日可待，我就忍不住笑出声来，怀着美好的愿望慢慢地进入梦乡。阮陌啊！你这二十几年苍白无趣的生涯就要到头了！我在梦里振奋无比地对自己说。

咣当！

脑袋重重地晃悠了一下，蒙口中我仿佛听见机器的噪声大得出奇，声嘶力竭般咆哮着。我好想睁开眼看看是怎么回事，但是强烈的失重感和窒息感让我根本就来不及睁开眼，忽然间，我好像明白自己所坐的飞机——失事了！

我不想死！大脑里强烈的求生意志支撑着我，我看不到周围的人和事，耳鸣得厉害，唯一能感觉到的是冷！强冷气流冲击着我，我感觉自己都要变成冰棍了。

于是，意识陡然中断，我还没来得及为自己哀悼……



暖意袭来，我麻痹了许久的神经终于有了一丝知觉，胸中憋着的那口气一下子透了出来，于是，已经涣散的意识渐渐收拢起来，重新填满了昏昏沉沉的脑袋。

噗——

口中的秽物带着浓浓的血腥味一股脑倾泄而出，我依稀听见耳旁有一个略带惊喜的声音响起，“大夫，她醒了！你赶紧来瞧瞧！”

声音琅琅，嗡嗡直响的耳鸣因为这天籁而骤然停止。我努力想要睁开眼，可是眼皮太沉重，无论如何也使不上力。忽然，上眼睑猛地被人一扯，强光顿时冲撞双眼，一阵刺痛后，模糊的人影渐渐被倒映进来，蓬头利齿，鹤发鸡皮，是一个耄耋老者。

“呵呵，不光醒了，连高烧也退了。姑娘的命还真是大。”老者捋着胡须转过头去，“茹公子，这人还救不救？”

“救！自然是要救的！”

“可是诊金上……这几日，我积攒了好些年的珍贵药材都被她给消耗干净了，茹公子你再加诊金，老朽都要喝西北风……”他话还没说完，嗓音忽然拔高，带着强烈的惊喜道，“这可是上等的好玉！茹公子这是给老朽？”

“这是我家传的宝物，充做诊金，应该够了吧？”

“够！够！我这就去煎药！”老者欢快地如同儿童。他一离开，其身后的一抹亮白便闯入我的视野，涣散的视线好不容易才聚焦在一处，一张笑脸绽放开来，宛若夏季池旁溪畔开得灿烂的芙蓉，笑似芙蓉，面更似芙蓉。

他突然就在床沿坐下，笑吟吟地看着我，轻轻地用毛巾替我擦拭嘴角，细致而小心，黑亮的眸子看起来动人心魄。“需要喝点儿水吗？”

我摇了摇头，脑子渐渐清醒过来，依稀还保留着那可怖的数秒记忆，“我……我这是活过来了吗？”

“是啊。姑娘命不该绝，从悬崖上摔下来，居然只是受了些轻伤，这烧一退，再调养个十数日就好了。”他的笑容看起来格外令人安心，我实在没想到自己居然能从空难中活过来，更不曾想到一醒来就遇上一个这样好看的男人，当真是我否极泰来了吗？

只是为什么感觉有些古怪？这个念头一闪现，我便发现眼前男人穿着宽大的长袍，头发高高绾起，这间简陋的茅屋也和乡下的民居风格迥然，他和那个老者的对话……这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 he 好像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

我不禁大骇，“这……我这是在哪里？”

男人说道：“这里是汉中之郊。”

“汉中？汉家发祥地的那个汉中？”我试探地问着，见他点点头，一颗心渐渐地沉了下去。如此看来，我并非到了一个独立的时空，而是穿越了。

穿越了！

这年头穿越事例实在不少，可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脑袋还是一下子就懵了。

“那么，是你救了我？你又是谁？”

“他们都叫我茹公子。”他展眉一笑，算不上倾城，但却有些妖孽，“姑娘怎么会从悬崖上摔下来？幸好姑娘命大，正好摔在树下的泥沼里。”

我嗫嚅了两声，狠狠地皱起了眉，“不知为何，从前的事好像都不记得了。敢问茹公子，现在……是什么年份？”他既然以为我是从悬崖上摔下来的，倒也省了我编谎话。此时此刻，装失忆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茹公子也不知信不信，唇角一撇道：“今年算是大周国元年吧！”

“周国？周武王？伐纣了吗？”我脱口而出，却又觉得不对了。刚才茹公子已经提到了汉朝，又怎么可能是三千年前的西周、东周呢？

茹公子显然一愣，旋即笑了起来，笑声犹如清泉，收敛时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姑娘真是有趣，好好养伤吧。伤若好些了，我就带你回大周的国都——长安。”

长安？不是西周、东周，便只剩下南北朝时期以长安做国都的北周了。

我顿时心底一沉，大周元年，表示朝廷刚刚更替，身逢乱世，本来就够糟糕的。偏巧又是我最最不了解的南北朝，想要趋利避害，替自己找个最安全舒适的选择便成了难题。

“公子，我能不能不去长安？”我带着乞求望着他，尽管对北周史一无所知，但乱世京城必定是风暴中心，长安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不行！”茹公子回绝得很干脆。他替我擦完呕出的血，便顺势捏了捏我的下颌，“若不能见到姑娘完全康复，我心难安哪！只是我有事必须回长安，可能要委屈姑娘了。”

他认真的样子让我有些惴惴不安，瞧他的装束，应该是有身份的人，但又不是大富大贵，这样的人为了救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还把家传的宝玉也拱手让人，人世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好心人？！

“公子……就不怕我无法偿还公子的恩情吗？”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很是妖娆，“那——就用你的身子偿还吧！”好一会儿，没有等到我的反应，他又补充了一句，“开玩笑的，姑娘不必当真。”这才抽离了温热的手，转身出门。

茹公子若真的是这样想，我反而放心了。这世上，就没有不求回报的付出。他若没有所图，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救我？若不是贪图美色，想要占我便宜，那只怕就有更大的阴谋了。

在我刚刚可以勉强下床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奔到水盆旁瞧自己，幸好，脸上几乎没有什么伤，镜中的我，有些消瘦虚弱，可面孔还是那样熟悉、那么姣好。想想自己的确命大，从万米高空坠下，居然表皮只是些擦伤，最严重的就是胸腔受到挤压而有些内出血，万幸经过那老者的调养已经好了大半。

“姑娘闭月羞花，用不着照了。”茹公子如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我扭过头来，他已将一件湖蓝色的罩袍递到我手上。

我看得出来这件袍服的价格不菲，“公子这是给我的？”

茹公子歉然一笑，“此处太偏僻，一直委屈姑娘穿着在下的旧衫，实在过意不去。这是在下从最有名的流芳制衣坊购来的，姑娘可喜欢？”

“公子这几日都不见身影，原来是到市集去为我买衣服了？”我摆出一副惊喜且感动的样子，忙不迭地接过衣裳。

茹公子调笑道：“可要在下为姑娘换上？”

我的心怦然一跳，却没想到拒绝，我斜睨了他一眼，含嗔笑道：“公子又不是第一次帮我换衣裳。”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穿着他的旧衫，想来我随身的牛仔裤和T恤早已经惨不忍睹，也看不出原样，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替我换衣的除了他还能有谁。

茹公子哈哈一笑，勾了勾我的鼻子，反倒退却了，“姑娘伤才刚刚好，要是我把持不住，可就糟了。姑娘快些换上吧，用过饭，咱们就得上路回长安了。”

我点点头，看来茹公子急着回长安。我才刚刚能下床，他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我上路了。

从汉中去往长安不过五百公里，若是坐火车几个小时就到了。可茹公子带我走的是偏僻的山路，山路难行，路上又不太平，一路上走走停停，约莫十天才到长安。

茹公子找了一家还不错的客栈，要了一间客房，叮嘱我在房间里等他，就出门办事去了。

这一路行来，我和他都是住两间客房，今日忽而换成一间，我禁不住便要想他的潜在意思了。此时，我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他救了我的性命，在我身上花了这么多钱和心思，要拿回些什么本来就应该。况且他这一路对我也都以礼相待，并不是一个色中饿鬼，我对他并不排斥，所以就算夜里发生些什么，我心里也挺坦然的。

只是，不知为何，我隐隐总觉得有些什么不对劲，可一时半会儿又说不上来差在哪里。

到后半夜的时候，茹公子才回来。

我已经上床睡了，迷糊中觉得有眸子在床前盯着我瞧。那目光有些扎人，我蓦地睁开眼，茹公子已经对我展露笑颜，“吵醒你了？”

我往里头挪了些，给他腾出位置来，眼波流转，“公子的事情都办好了？”

“办妥了。”茹公子并没有顺势躺下，而是拉住我的手想要把我拽起来，“肚子饿了吧？要不要先吃点儿东西？”

他竟然带了一些温热的酒菜回来。这些日子大多是靠干瘪难咽的饼子充饥，此

时看到酒菜，只觉得是天下间最好的美味，忍不住就狼吞虎咽起来。

茹公子只是笑吟吟地看着我，直到我把盘子扫荡一空后，才取了只杯子给我斟满水酒，“吃饱了吗？若是吃饱了，就喝点儿酒吧！”

我端起杯子，酒香扑鼻，惹人醉，“这酒闻起来挺浓烈的，公子是想要灌醉我吗？”

烛光下斜倚着桌几的茹公子妖娆得令人心动。我不禁轻轻地靠在他身上，指尖划过他无瑕如玉的面庞，滑入他的后颈。

茹公子轻轻一颤，拉起我的手，笑道：“人常言，酒为色做媒。这样美妙的夜晚，如何能少了酒助兴呢？姑娘，千金难买片刻春宵，快些饮下这杯酒，咱们……的戏才好开始唱呢。”

我假意啐了一口，正准备仰头喝下，忽然，我的脑部猛地一抖，隐约间接收到一股异样的电波信号，血压高于基线，皮温高于基线，皮肤电阻高于基线……这些信号是？我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右手，此时正被茹公子紧紧握着，刚才的这些信号都是来自于他的掌心？也就是说他刚才在说谎？他说了什么谎言？

我心中警铃大作，脸上却只能隐忍着，眼看他双目锁定手中的酒杯，我抽身出来，反握住他的手腕，故作妩媚道：“公子，这真的是水酒吗？不会放了些什么，要害人家吧？”

“哈哈！姑娘真有趣。”茹公子眉间稍动，凑了上来，对着我的脖子轻轻呵气，“我在里头放了些春药，姑娘敢不敢饮？”

手腕处的脉搏速度正在加快，我心怦怦直跳，这杯酒只怕真的有问题。我按捺住紧张，嗔道：“公子怎么有这样的嗜好，我才不喝呢！”趁势想要把这杯酒倒了，杯子才轻轻一斜，就被茹公子抓住，“逗你玩呢！乖！快些喝了，我抱你到床上去！”

他的催促加剧了我的恐惧，他那般殷殷的眼神让我有些不知所措，这杯酒想不喝只怕是不行了。我娇嗔地推了他一把，“谁要你抱呀！”暗自一咬牙，一仰脖把那杯酒倒入口中，起身走向床边，抛给他一个背影。便在这短短的一秒间，把酒都吐入了袖管中。

趁着夜里瞧不分明，我已经卧倒在床榻上，笑靥如花地看着茹公子，心里的害怕却无处排解，更不知眼前这男人究竟想做什么。

茹公子满意地看着桌几上空空的酒杯，烛火照映下的笑容看起来就像是一把尖

利的刀子。我忽然间想通为何会觉得不对劲儿了。

自始至终他都只是疏远地喊我一声姑娘，就算我真的“失忆”了，他若真对我有兴趣，也该取个昵称才对。

他根本就不是贪图我的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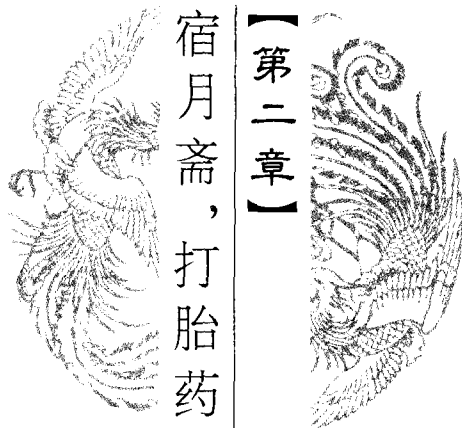
一股麻麻的感觉从舌底升起，他站在床边，眼睁睁地看着我用双手抱住火辣辣的喉咙，他的唇角浮现出一抹冷笑。

我的视线开始飘忽，整张嘴都已经麻了，“你……到底……给我喝的什么？”只是在喉间过一道就有如此效力，倘若全部喝下——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他温热的手抚摸着我的脸颊，“涅槃酒。从今往后，你就能忘却所有的烦忧，不能言，不能听，永远笑呵呵地对待所有人。”

我打了个寒战，“你要把我变成傻子……为何？为何？”我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脑袋变得沉沉的，昏昏欲睡。

茹公子嘴角的笑容已然冷却，“为何？谁让你生了这样一副面孔？”在我合上眼的时候，隐约瞧见他转过头去，对着背后喊了一声“将军”……



再度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简陋禅房里。房间里悬挂着一个大大的“佛”字，但所有的窗子都被人用木条封死，唯一的门也从外边落了锁。

每到正午，会有一个光头的小尼姑进来送饭和打扫。我曾经试图同那小尼姑搭讪，可费了许多心思才发现那小尼姑居然是个哑巴。

我身上已经换了一件衣服，几重上等绫罗，处处坠以金丝串成的珍珠，这样贵重的服饰，绝非茹公子那样的落魄贵族能够买得起的。

他这究竟要做什么？

茹公子给我的那杯涅槃酒，倘若喝下肚，我便说不了话，也听不到声音，变成一个傻子。他千辛万苦救了我，把我从汉中带到长安，又亲手给我下毒，就是为了囚一个傻子在此？

门边忽然传来开锁的声音，我不禁有些好奇，小尼姑才刚刚送过饭，这会儿子怎么又来了？

两扇木门重重地向里撞开，哪里是送饭的小尼姑，进来的分明是两个身形高大的男子。

率先进来的男子年纪较长，约莫四十岁，皮肤黝黑。后者是个青年，上唇蓄着胡须，如同菱角一般向上翘起，而他的唇角也跟着胡须微微翘起。

这两人都身穿铠甲，身形健硕，一看就是军旅中人，他们庞大而耀眼的身躯陡然出现在我面前，让人觉得有点儿晃眼。

中年男子率先出声道：“元夫人，贺兰祥给您送药来了！”

“元夫人？”我不禁脱口重复，“什么元夫人？”

贺兰祥有些赧然道：“夫人请勿见怪，只因天王……已经改封略阳公，从前的称呼自然是不合时宜的。”

“你唤我元夫人？你的意思是你从前认识我？”我手指自己，眼见贺兰祥露出一副茫然不解的表情，我忽然间恍然大悟。

茹公子最后说，只因我生了这样一张脸。

这句话，我此刻方懂。他费尽心思皆为了我这张脸，因为我这张脸和“元夫人”像极，他要我顶替她！顶替她被软禁于这禅房之中。而要神不知鬼不觉，只有把我变成傻子，才能保守秘密，暗度陈仓。

我背心汗涔涔的，想到茹公子那张妖娆的脸，只觉得一阵后怕。只差一点点，我就在这个时空做了替死鬼。

“夫人，还是趁热喝了此药吧！免得贺兰将军与属下为难。”旁边的青年男子出声道，他声音硬朗，犹如他笔挺的身姿。他手中端着药，氤氲下的药汤，黑乎乎一片。

他明显的逼迫口吻让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这……这到底是什么药？！”

贺兰祥叹了口气道：“夫人，你怀了略阳公的骨肉，如今这情势，你应该知道冢宰大人他是容不下这个孩子的。”

“这……这是打胎药？”我欲哭无泪，打胎？我哪里来的胎儿给他打？

贺兰祥的表情有些歉然，深吸了一口气，才硬起口吻来，“夫人，天已经变了，还请顺应天命吧！”

看情形是元夫人的老公失势了，于是元夫人被软禁，她所怀的孩子也不容于世。不知那茹公子和元夫人的老公是什么关系，他想必是早就料到了今天，赶在这两人下手之前，把我和她掉了包。

不过可惜，他百密一疏，绝对没料到我会没有喝下涅槃酒，他这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我冷笑一声，望向两人，“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元夫人，是有人把我和她掉包了！我根本就没有身孕！不信的话，你们找个大夫来把脉